

母亲的心

□伍月凤(湖南常德)

女人做了母亲。女人看着臂弯里两张粉嫩的小脸,怎么亲都亲不够。女人的丈夫在乡村小学教书,工资不高,女人没有工作,两张嗷嗷待哺的小嘴,让女人的眉头皱成了一朵苦菊花。

女人去找乡下的婆婆,想接婆婆来城里帮自己带娃。女人看着婆婆种地、喂猪、拾掇家,忙得脚不沾地。女人张了张嘴,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

婆婆说,我没有多大能力,帮你带一个吧。乡里开销小,我也好挣饱自己的肚子,不当你们的累赘,能帮衬点儿就更好了。

婆婆麻利地拿出一床旧棉被,垫在一个箩筐里,把出生早两分钟的哥哥抱进去。婆婆说,放心吧,不会冻着、饿着的。

女人背着弟弟,去县城找了一份清洁员的工作。每月有几百元可以贴补家用,女人很满足。

女人每天背着弟弟扫地,怕单位领导有意见,总是最早出工,最迟收工,女人工作的路段,总是最干净的。

弟弟会走路了,女人捡到一辆别人丢弃的扭扭车,用一根布绳子,一头系在车上,一头绑在自己腰上。地扫到哪儿,绳子牵到哪儿,绳子的童谣就唱到哪儿,故事就讲到哪儿。扭扭车装不下弟弟了,女人就在路旁一棵大树下摆一张小桌,放几本捡来的书,任弟弟翻看。弟弟安安静静,看得很认真,女人看着弟弟,想起留在乡下的哥哥,晚上,女人的枕巾能拧出水来。

女人舍不得去看哥哥。女人算过,来回的车费、误工费,够给儿子们买十六斤肉了。女人安慰自己,看到弟弟,就像看到哥哥,双胞胎,一模一样的。

两个孩子六岁时,丈夫在县城教书的老同学,帮忙将孩子们招进他教书的学校读书。

哥哥终于回到女人身边。哥哥黑瘦的身子、黑瘦的脸、怯怯的眼神,看得女人心里直发酸。

女人伸出手去摸哥哥的头,哥哥头一偏,女人摸了个空;弟弟欢喜地去牵哥哥的手,哥哥咬着嘴唇,将黑瘦的小

手绞在背后;吃饭的时候,哥哥扒拉着白米饭,眼睛像被绳子拴在那盘莴笋炒肉上,筷子却伸向一旁的炒青菜;女人检查哥俩的作业,弟弟的作业工工整整,哥哥的作业一片空白。女人气得扬起巴掌,却停在哥哥委屈的泪眼前……

弟弟的奖状贴满了租住的小屋,哥哥的成绩册填满了红红的数字。弟弟把自己的学习笔记本放在哥哥面前,哥哥瞟一眼,待弟弟转身,哥哥一张张撕下,折成纸飞机,从窗口飞了出去。

初中毕业,哥哥上了一所技校,毕业后进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哥哥把每月的工资,一份留给女人,一份寄给奶奶。

弟弟重点初中、重点高中,一口气读到北京的重点大学,毕业后留校教书。

哥哥与弟弟,又像小时候那样,分开了,越来越远。

弟弟给女人打来电话或者亲自来接,想带女人去北京,让累了一辈子的女人享享清福。女人微笑着,坚定地摇着头,一次又一次。

女人挤在哥哥狭小的房子里,刷洗着哥哥工作服上顽固的油污,给哥哥做好一日三餐,张罗着给哥哥娶妻、生子。

女人抱着哥哥的孩子,用哥哥的手机与北京的弟弟视频。视频里,北京的小孙子奶声奶气地叫着奶奶,女人答应着,脸上笑出一朵花,也笑出两行泪。女人看着一远一近两个孙子的小脸,心里一阵甜,一阵酸。

几天后,哥哥拿着几张车票递给女人,车票的终点站是北京。

女人疑惑地看哥哥,哥哥拉住女人的手说,娘,我请弟弟帮忙在北京找了个工作,我们一起去北京。

女人低下头,几滴泪滴在怀里孙子的额头上,晶莹闪亮。

哥哥望向窗子,假装什么也没看见。

正常吗

□苾雨(江苏淮安)

阿杰夫妇买了一套房子,两个人商量了整整一晚上,打算将新房装饰得既富丽堂皇又温馨大方。

刚开工,麻烦事就来了。阿杰打算把厨房最里面的半堵墙砸了,这样就能和窗外的小平台连在一起。

物业知道后要收违建费两千元。管理员说:“这是小区的正常规定。”他拿出一纸文件给阿杰看。

阿杰说:“我不看,这栋楼上上下下哪一家没砸墙?”

“可是他们都缴费了。正常啊。”

阿杰在业主微信群里问,发现入住的业主家家都砸墙扩展了那个小平台,没有一家缴违建费,管理员明摆着是在忽悠人。

阿杰想:我偏不理你,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

管理员把罚单交到装修师傅手上,说不缴钱就断电断水。没过两天,阿杰家里果然没电没水了,中午饭做不成,上学的女儿只得叫了外卖。

阿杰气不过,跑去和物业理论,推开物业的门,里面烟雾缭绕,贾经理跷着二郎腿,抿茶抽烟。

贾经理对面的白墙上挂着

一面锦旗,红底烫金字写着“业主的贴心人”,窗外的阳光落在上面,那金色的字亮闪闪的,有点儿刺眼。

阿杰心中愤愤然:“业主的贴心人就是如此吗?!”

贾经理不冷不热地嘲讽道:“你们违建在先,又拒缴罚款,停电停水就是强制性措施,正常啊,不服你去告。”

阿杰立即向综管办反映情况,工作人员答复:“厨房里的小平台和自家房屋是一体的,不属于公摊面积,砸半堵墙不影响房屋结构。”阿杰请他们出面帮忙找物业疏通一下,他们说没时间。

阿杰又打了110,接线员建议阿杰与物业好好协商。

阿杰无功而返,感到既无奈又无助。阿杰独自在湖边散步,遇到了同学阿呆。

阿呆瞧阿杰一副蔫蔫的模样,便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听完皱了皱眉头:“还有这种事?我管!”

阿杰心下疑惑,阿呆能有什么办法呢?

翌日,阿杰家水电恢复正常,阿杰打电话给阿呆,阿呆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:“一点儿小事,不用放在心上。我哥们儿负责你们小区的消防安全检查,存在问题要罚款。一物降一物,正常。”

正常吗?阿杰哑然。

马语

□冷清秋(河南洛阳)

马非常不高兴,说:为什么要让人当我们的主人?凭什么我们只能住马厩,而人可以住更舒适的屋子?

人说:那你们想怎么办?

马说:时代不同了,规则要变变。

人有点儿吃惊,小心翼翼地问:你们准备怎么变?

马说:从现在开始,我们要叫“人”,你们改叫“马”。

人想了想,说:然后呢?

马说:我们要住屋子,你们住马厩。

人说:接着呢?

马说:反正是人现在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有!

人说:好吧。

从这一刻开始,世界就要变了,但是且慢,在世界改变之前,人多问了一句——

人说:要不要先吃点儿料?上好的高粱秆子。

马说:好。

人说:如果我多给些,可不可以让我们继续用“人”这个称号?

马一边大嚼特嚼,一边说:少啰嗦,再来点儿。

人说:这里还有非常甜的井水,如果你们答应继续让我们住屋子的话,我会再给你打一桶过来。

马说:那就别干站着了,快去!

人说:你要不要刷刷毛?我有一把新买的刷子,白色的,毛软硬适中,漂亮极了。

马说:快点儿快点儿!

人说:怎么样?满意吧?

马说:很满意,主人,请再多刷几下。

绘图 吴芳

小小小说超市

主持人:刘建超